

众院选举速战速决 岸田是否如愿以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蔡亮

日本10月31日举行第49届众议院选举。作为议会内阁制国家,日本众议院选举是实质上的“国政”选举,决定着政局走向,因而最受瞩目。对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而言,之前的当选实际上缺乏民意基础,此次选举才是真正意义上对内阁信任与否的民意投票。

从选举结果看,岸田是否如愿以偿?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蔡亮

1 预期目标设定很低

问:此次选举岸田意欲速战速决,结果是否如愿以偿?

答:日本众议院选举应该每4年举行一次,然而因首相拥有解散众议院之权,出于各种政治收益的考量,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反倒成了常态。从日本战后历届选举看,众议院选举的平均间隔是3年左右。

第48届众议院的任期到2021年10月21日结束,对岸田而言或是等待任期结束后按正常程序进行选举,或是动用首相权柄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选择前者的话,众议院需在任期届满后24至30天内进行选举,最快要到11月7日才能投票;后者则规定在首相解散众议院后的40天内进行选举,选举日期因而可以相对提前。显而易见,第二种选择意味着首相相对选举日期拥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意欲速战速决的岸田选择这种方式也就不足为奇。

岸田10月4日当选首相,10月14日解散众议院,19日发布选举公告,31日投票。从当选首相到解散众议院只有10天,从选举正式启动到投票只有12天,均创下日本二战后最短纪录。岸田为何选择速战速决?用他自己的话说,应趁着日本新冠疫情大幅缓和的契机,早日进行选举。平心而论,岸田害怕疫情再度反弹而影响选举固然不虛,但在疫情遮掩下,也充斥着精心测算选举收益的政治考量。

众所周知,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下台与防疫不力息息相关。而岸田虽然如愿以偿继任相位,但49%

(NHK统计)的支持率创下近年来内阁支持率新低(仅比2008年麻生内阁稍高),这让他面对即将到来

的众议院选举时实在轻松不起来。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国民民主党、令和新选组及社民党这五个在野党组成联合阵线,在213个小选举区(小选举区共289个)共同推举一名候选人,摆出要与自民党“一对一”决战的姿态,声势可谓浩大。有鉴于此,日本各大媒体纷纷预测,自民党公明党联盟虽然会继续执政,但自民党所占议席将明显减少,在野党席次会大幅增加。因此对岸田而言,夜长怕梦多,自民党的选举重心是如何“止损”,关键就是不能给在野党充裕的时间好整以暇地进行政治整合和政见宣传。而岸田从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便持续宣传自己的政见,选民对自民党的政见相对熟悉。

同时,岸田还将目标值拉得很低。日本众议院共465个议席,岸田将执政联盟获得过半数议席233席作为选举目标。自-公联盟选前共有305席(自民党276席、公明党29席),但在岸田的低目标值设定后,选前议席似乎不再成为选举输赢的对照组。因此从选举结果看,公明党小幅增至32席固然是胜利,自民党单独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即自民党可以获得众议院所有常设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并实现委员人数过半,由此众议院各项法案均可顺利推进审议)的261席也被视为选民对岸田内阁投下信任票。

2 “不意外”中也有“意外”

问:此次选举有哪些特点?

答:此次众议院选举呈现出三组“意外”与“不意外”的特点。

首先是自-公执政联盟议席增减的“意外”与“不意外”。若将选举结果与选前预测对照的话,自民党议席减少和公明党议席小幅增加都在意料之中,但自民党议席减少幅度之小却颇出意料之外。

如前所述,选前各界均认为自民党议席会大幅缩减,主流媒体也多用“苦战”或“惨胜”来形容自民党选情不容乐观。如《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选举不确定性很高,近40%小选举区竞争激烈。《读卖新闻》甚至说约有60名自民党候选人可能吃败仗,104名候选人处于危险边缘。直到10月31日晚开始计票时,NHK在现场直播中还用怀疑的口吻打出“自民党或可单独勉强过半”的标题,并分析说自民党议席将在212到253席之间伸缩。因此,自民党的选举结果是好于各界预期的。

其次是在野党阵营议席增减的“意外”与“不意外”。选前各界均预估在野党阵营议席会增加,从选举结果看,国民民主党获得11席、令和新选组获得3席、社民党保住1席均符合预期,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及日本维新会所获议席却令人意外。立宪民主党跌至96席,减少约12.7%,比NHK预测最低值的99席还少3席,共产党则减至10席,

减少约16.6%。在野党本是组成联合阵线“共斗”,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了“共倒”。与之对照的是,没有参与“共斗”的日本维新会却获得了超出预期的41席,一跃超越公明党成为众议院第三大政党。

最后是大牌资深议员落选的“意外”与“不意外”。各界在选举前便预测会有几位大牌资深议员在小选举区竞选落败,被指名的有现任世博大臣若宫健嗣、前法务大臣金田胜年、前自治大臣野田毅等。结果若宫和金田果然落选,但随后在比例选区“复活”当选。

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竟然在小选举区败给了立宪民主党推举的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人太荣志。自众议院选举导入小选举区制度以来,现任干事长落选实在是破天荒之事。虽然甘利明在比例选区“复活”当选,却无论如何不能继续担任干事长一职,因而向岸田提出辞职,岸田也只好任命外相茂木敏充继任干事长。

无独有偶,自民党前干事长、石原派首领石原伸晃也在小选举区败给立宪民主党推选的另一位政治素人吉田晴美,且因为落后较大,未能在比例选区“复活”。立宪民主党方面,副代表辻清美和连续当选众议员17次的小泽一郎也相继落马。尤其是小泽,虽然在比例选区“复活”,但终结了“不败选神”的神话。

以上三组“意外”与“不意外”的出现,归结一点就是选前被普遍看好的在野党联合未能获得选民青睐。用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的话说,在野党“共斗”虽然在舆论上喊出了声势,但没能有效转化到一票一票的投票行为中。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

第一,日本社会对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前身)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心有不甘,导致立宪民主党支持率始终低迷。如选举前《朝日新闻》调查显示,小选举区中自民党获得41%支持,立宪民主党仅13%。共同社调查显示,比例选区中立宪民主党仅有14.9%支持率,相当于自民党44.5%的三分之一。因此,即使选民对自民党不满,也不意味着票会流向立宪民主党。

第二,在野党虽然提出“共斗”口号,但一方面受时间限制整合仓促,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上也有失策。岸田“新资本主义”“令和收入倍增”等口号以及重视分配的施政方针吸引了不少选民,而对自民党持批判立场的立宪民主党竟然也提出“新的一亿中流”等与岸田相近的分配政策。这样一来,它固然得不到自民党支持者的票,对自民党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选民也不会把票投给它,而更愿意投给比自民党保守,又对自民党持鲜明批判立场的日本维新会。

第三,日本疫情降温使得67%选民称赞政府防疫政策,客观上有利于岸田凝聚人心,增加支持率。

3 参院选举考验将至

问: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日本政局?

答:从自民党高层人事布局和竞选政纲可以看出,前首相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等人俨然成为岸田政权的“舞者”。如竞选政纲中对岸田主张的一系列经济、民生政策进行大幅修正,甚而考虑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2%以上内容,无疑凸显了他们的政策主

张。虽然此次选举使得岸田政权基础变得稳固,但并不意味着选民对“安倍-麻生”路线投下信任票。相反,很多选民对他们颇有微词,甘利明等人的落选多少也掺杂着这种情绪的宣泄。因此,岸田如何逐步与“安倍-麻生”路线拉开距离,积极彰显自身施政特色,切实有效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更为关键的是,留给岸田的时

间已经所剩无几。2022年7月的第29届参议院选举宛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他如芒在背,在9个月时间内既要有效防控疫情再度反弹,又要在提振经济方面让普通民众有获得感,才算是向选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否则,参议院选举很可能会让他遭遇滑铁卢,甚而难逃“一年一相”的咒语。

因此,日本民众虽然在众议院选举中对岸田进行了“信任投票”,但他还远不到可以笑逐颜开地打开香槟酒、高唱祝酒歌的时候。

如何破解困局? G20罗马峰会的分歧与妥协



朱杰进 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在意大利罗马落下帷幕,从成果文件《罗马宣言》来看,本次峰会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复苏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一一定的分歧,最终各方达成妥协,也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卫生治理话语权之争

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峰会提出新冠疫苗是全球性公共产品,要加大努力,确保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能够及时、公平、普遍获取安全、

可负担、高质量、有效的疫苗。并且,峰会认可世卫组织提出的具体疫苗接种目标,即到2021年年底所有国家至少40%人口接种,到2022年年中70%人口接种。

为实现这一目标,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提出建立G20卫生融资委员会的倡议,目标是在G20框架下加强世卫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强化二十国财长与卫生部长联系。但这一倡议在峰会上争论较大,发达经济体普遍支持,认为建立卫生融资委员会可以提升全球卫生治理的有效性;而新兴经济体认为,成立卫生融资委员会可能会冲击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并可能导致部分工作重复,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话语权。

秉持着妥协与合作的精神,《罗马宣言》提出,G20将建立卫生融资工作组,以加强G20财政渠道与卫生渠道的沟通协调。卫生融资工作

组将在2022年年初就如何进一步增强全球卫生治理筹资功能提出方案,以应对和防范下一次大流行。

碳定价下限机制之争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议G20建立国际碳定价下限机制,以补充和加强《巴黎协定》。具体内容包括在少数关键排放大国之间展开谈判,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印度、英国、加拿大等;为少数关键排放大国设定碳定价下限,发达经济体75美元,高收入新兴经济体50美元,低收入新兴经济体25美元。

这一倡议在峰会上引发较大的分歧。欧洲国家认为,碳定价机制有显著优势,可以利用碳定价收入提振经济,抵消燃料价格上涨造成的伤害;同时,在主要排放大国中设定碳定价下限,可以打消各国在去碳过程中对产业竞争力的顾虑。而一些新兴经济体认为,设定国际碳价

下限机制未能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的原则,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

经过会议各方磋商和妥协,《罗马宣言》提出,G20各国应该灵活运用财政、市场和监管等政策工具,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使用碳定价机制和激励措施,同时要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缓解债务责任之争

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为解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冲击可能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G20大力推进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合作倡议”和“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新兴经济体在近些年来快速成为最贫困国家的债权人,因此发达经济体要求新兴经济体对最贫困国家减债或免债。新兴经济体则提出,最贫困国家所欠的外债中,除了新兴经济体的官方外债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发达

国家的私人债权人,因此要求发达国家的私人债权人也必须参与G20“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这就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引发了一定分歧。

对此《罗马宣言》提出,G20“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在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至少为50个最贫困国家暂缓了127亿美元债务,G20各国承诺将更加及时、有序、协调地落实“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官方债权人和私人债权人应提供同样有利条件的债务处理方式,以确保按照可比待遇的原则公平分担负担。

可以看出,各方在诸多问题上还是有不小分歧。但面对新冠疫情、全球通胀、能源危机交织的全球困局,唯有团结合作才可能找到药方。正如东道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所说,单打独斗不是办法,多边主义是应对当下全球挑战的最好方式,为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克服分歧”。